

第一章 送入王府的禮物

今天是沈太后停靈的最後一天。

入夜後，外命婦們各自回府，后妃們也回了各自寢宮，留在靈堂的除了沈太后生前近身伺候的宮人，便只剩下了長寧縣主。

長寧縣主沈嘉言是沈太后的親侄女，父母雙亡，自小長在宮中，沈太后薨逝，最難過的大概就是她了。

守靈是件苦差事，連續多日下來，內外命婦們個個都瘦了一圈兒，縣主看上去也憔悴不少。

靈堂裡靜悄悄的，沈嘉言一身雪衣，纖腰束素，越發顯得清冷端莊，高挑纖瘦，此刻她正將金銀紙錢放入面前的火盆中，火光一閃，倏然間便成了灰燼。

宮女碧桃近前，低聲道：「縣主也去歇一歇吧，別熬壞了身子。」

沈嘉言抬眸，露出一雙微微泛紅的眼眸，她的神情倒還平靜，聲音極輕，「沒事兒，我再陪姑姑最後一晚。」

明天太后就要下葬，以後想再陪也沒機會了。

其實沈嘉言明白，對於生前飽受病痛折磨的姑姑而言，死亡未必不是一種解脫，可是一想到從今往後再也見不到姑姑了，她心裡就酸澀得厲害。

姑姑是她在這世上的最後一個血親，沒有姑姑，以後就真的只剩她一個人了。

碧桃沉默了一瞬，終於說出了埋藏在心底已久的擔憂，「縣主以後打算怎麼辦呢？論理，奴婢不該多嘴的，只是沈家已經沒人了，皇上也不是親表哥，太后又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她輕輕歎一口氣。若不是太后自先帝駕崩之後就一直纏綿病榻，後又連續數月意識不清直到薨逝，肯定會幫縣主安排好出路的。

「我想過了，等明日葬禮結束，我就請皇上准我出宮。」沈嘉言聲音微啞，說話間又往火盆中放了一些紙錢。

其實她想離開皇宮很久了，只因姑姑生病，離不得人，如今姑姑去世，她自然也沒有再留下的必要。

「可是您一個人……」

「一個人也沒關係的。」沈嘉言倒不似碧桃那般擔憂。

她的祖父和父親均是武將出身，父親還在世時也教過她武藝，這幾年在宮裡習武不便，她又要做端莊嫺雅的縣主，一舉一動都要符合貴女風範，但並不意味著她就真的將看家本領給落下了。

碧桃愁容不減，良久才道：「唉，要是和周公子的婚約沒退就好了，那樣縣主也能有個歸宿。」

沈嘉言按了按眉心，輕聲糾正，「不是周公子，他現在是周駙馬。」

碧桃一噎，「哼，什麼駙馬？要不是……」

「我有些渴了，碧桃，妳去幫我倒杯水吧。」

沈嘉言早年的確曾和周景雲有過婚約，但去年國孝之後，出了一樁事情，兩人的婚事不了了之，如今他已是永平大長公主的駙馬，她不想在姑姑靈前提這等舊事，就出言打斷了碧桃的話。

「是。」碧桃悻悻領命，起身離去。

沈嘉言繼續低頭燒著紙錢，火苗跳動，晃得人腦袋發暈，她眼前不自覺浮現出許多舊日畫面，忽然，她胸口沒來由地一陣憋悶，她試圖站起身，卻只覺得眼前一黑，竟再無知覺。

五月初，宮裡發生了一件大事，長寧縣主沈嘉言在給太后守靈時歿了。

消息傳開，眾人稱讚縣主至孝的同時不免惋惜佳人薄命，年輕的皇帝感懷不已，親自寫詩悼念，並下令風光大葬。

不過這些死後哀榮，沈嘉言自己是看不到了。

景慶四年的夏天，格外炎熱，六月尤甚。

一輛馬車行駛在街道上，車輛前後均有侍衛把守，青色車簾晃動間隱約能聽到女子的聲音，如泣如歎，聽不真切。

車廂內，正連連歎息的姑娘名叫尤月清，今年才十七歲，她此刻坐立不安，滿臉的緊張之色，「唉，怎麼辦？我好慌啊……」

瞥一眼身邊的同伴，見其雙目緊閉，一聲不吭，尤月清越發的焦躁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怎麼還睡得著呢？這是真的心大還是渾不在意？

她重重咳嗽了兩聲，對方恍若未聞，她忍不住拽了一下對方的衣角，出言詢問：

「周小姐，妳一點都不害怕的嗎？」

被她這麼一拽，周小姐艱難睜開了雙眸，眼神空洞，眼中盡是迷茫之色，她兩條纖細的長眉皺得緊緊的，抬眼上下看了看，便又重新闔上雙目。

尤月清頓感一陣無力，「周小姐？周小姐？」

回答她的只是沉默，尤月清長長歎一口氣，越發感覺熱了。

馬車行駛得這麼快，恐怕過不了多久就會到齊王府，之後迎接她們的是什麼，她簡直不敢想像。

「我是沒辦法了，賣身契在周駙馬手裡，不得不任人擺佈。可妳是怎麼回事？怎麼也要被送到齊王府去？妳不是周家的小姐嗎？唉……聽說齊王不是個憐香惜玉的人，我這樣的姿色他肯定是看不上的，說不定還會覺得把我送給他是在侮辱他。妳說我會不會被趕出來？或者乾脆被一刀殺掉？」尤月清也不指望同伴理會自己，兀自不停地猜測，越想越害怕。

沉默的「周小姐」驀然開口，惜字如金，「不……」

「我這人很怕死的……誼？」尤月清眨了眨眼，後知後覺意識到同伴終於開了金口，像是突然被注入了勇氣，她立時振奮起來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周小姐不說話，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嚨，輕輕擺一擺手。

尤月清恍然大悟，「哦，我知道了，妳嗓子痛是不是？」

定睛細看，只見周小姐白嫩的脖頸處似乎有細粉遮掩不住的淡淡痕跡。這是什麼？上火了脖子揪痧嗎？

周小姐雙眉緊蹙，神色古怪。她的確嗓子痛，這具身體昨晚剛上吊自殺，嗓子怎麼會不痛？但此刻她更疼的是腦袋。

她是長寧縣主沈嘉言，可又不能這樣說，從腦海中驟然多出來的記憶來看，現在是景慶四年，距離長寧縣主的離世已經過去三年了。

她不明白，她只是在給姑姑守靈時暈厥過去，怎麼就死了呢？難道是因為連續守靈導致的猝死？她身體也沒這麼弱啊。

可她現在無暇再深想，因為眼下有更讓她震驚的事情，她死後居然靈魂未滅，而是在三年後投生到了一個十七歲少女身上。

巧的是，這少女也叫嘉言，更巧的是，這個如今隨父姓喚作周嘉言的少女和她還有些淵源。

她現下附身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她前未婚夫周景雲同父異母的妹妹，因生母是外室，一直養在外面，直到兩個月前才被接回周家，可惜還沒當幾天周三小姐，就要被周景雲獻給剛回京的齊王。

周三小姐心中不願，悄悄給青梅竹馬的戀人寫信求助，卻被無情拒絕，萬念俱灰之下於昨夜無人時悄悄懸了梁，後有丫鬟起夜撞見，匆忙找人救下，救治許久才醒轉過來，眾人只當救得及時，殊不知內裡已然換了魂魄。

嘉言剛醒來時以為自己是在作夢，周圍亂糟糟的，一個自稱是她姨娘的美貌婦人不停地哭泣。

侯爺派人傳話——「既然沒死，那就一切照舊。」

一聽這話，美貌姨娘便不敢再哭出聲，只含淚命人用脂粉遮掩女兒脖頸的痕跡，帶著哭腔勸慰，「我的兒，聽話，別再傻了。姨娘知道妳委屈，可姨娘能怎麼辦呢？妳也莫怪別人，怪只怪妳自己命苦，總得要為妳弟弟想一想……」

嘉言喉嚨痛得厲害，沒法出聲，腦袋又昏昏沉沉，身上也沒有太多力氣，便木著臉不說話，一心想早點從這個詭異的夢境中甦醒過來。

然而不知怎麼回事，她遲遲醒不過來，只隱約知道有人伺候她更衣上妝，隨後將她同另外一個女子一起送進了一輛青色的馬車。

馬車行駛得極快，嘉言雙目緊閉，腦海中雜亂的記憶相互撕扯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她終是搞清楚了當前的處境。

她不是在作夢，她死了，但又沒死透，離奇地借屍還魂，變成了周景雲的妹妹，不但如此，還要被他當作禮物送給剛回京的齊王，而且現在就在去齊王府的路上！

嘉言驀地瞪大了眼睛，時間彷彿在一瞬間徹底靜止，她內心充斥著「荒唐」二字。若非真相就在眼前，她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，短短三年間，前未婚夫變化如此之大，竟會做出獻妹求寵的事情，遙想當年，他對這種事情明明是嗤之以鼻的啊。哦，不對，死而復生、借屍還魂都能發生，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？

短暫的震驚過去，嘉言很快恢復鎮定，畢竟在宮中生活多年，她幾乎已將遇事冷靜刻進了骨子裡。

「怎麼辦？我心跳好快……」尤月清還在耳邊不停說著，「聽說齊王十六歲就上戰場，不知道殺過多少人。他要想殺我們，不是跟捏死一隻螞蟥一樣簡單？啊，

也許根本用不著他親自動手……」

她的聲音彷彿很近，又彷彿很遠，絮絮叨叨的，但因為音色動聽，並不讓人覺得心煩。

嘉言默不作聲，腦海中不由地浮現出一個人的面容來：齊王蕭遇。

說起來她與蕭遇也算舊相識，蕭遇是今上從弟，先帝的侄子。先帝少時與胞弟感情甚篤，在胞弟亡故後，便將其唯一的兒子接入宮中撫養。一應待遇，皆比照諸皇子。

都是在宮裡生活，嘉言與蕭遇認識多年，勉強也算從小一起長大。

猶記得他十六歲遠赴北疆時，先帝與太后親自送行，嘉言跟在姑姑身後還送了他一個護身符，當時他似乎有些嫌棄，不過在帝后面前還是老老實實收下，並放進了懷裡。

那是她記憶中他們最後一次見面，一別數年，兩人居然要在這樣的情境下重逢嗎？

嘉言腦袋隱隱作痛。她掀開車簾一角，向外望去，只見馬車前後均有侍衛隨行，看似保護，實為看守，外面街上有三三兩兩的行人路過，偶有商販的叫賣聲。

嘉言低頭看了一眼身上的楓紅色衣裙，思緒急轉。

她當然不可能去做蕭遇後院的女人，但是硬拒肯定不行，從多出的記憶來看，這具身體不通武藝，而且以她現在的身分，硬碰硬討不到半分好處。

不過也不用太過發愁，只要她對蕭遇表明身分，看在舊日情分上他應該不會為難她，這點信心她還是有的。

嘉言穩了穩心神，默默思索著等見到蕭遇該如何自證身分、取信於他。

一別數年，也不知他變成什麼樣了。

「啊啊啊啊啊，我好慌……」隨著馬車的前進，尤月清臉上的不安愈加明顯，聲音也不自覺提高了一些。

嘉言說話不方便，只露出一個安撫性的笑容，她想，情況順利的話，或許還可以向蕭遇求個情，放這個姑娘一併離去。

正想著，忽聽「吁——」的一聲呼哨，馬車猛地停了下來，原本就沒坐穩的尤月清身子一歪，直接倒在了嘉言懷裡。

尤月清滿臉通紅，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」

嘉言並不在意這等小事，只擺了擺手。

突然，馬車外傳來一道堪稱激動的聲音——

「王爺！」

嘉言一個激靈，顧不得安撫尤月清，立刻掀開車簾四下張望。

此時馬車已到齊王府外，只見迎面不遠處有一人一騎，那是一匹深紅色的駿馬，馬背上的人手握韁繩，挺拔俊逸，他稍一偏頭，面容便清晰地出現在嘉言的視線中，墨髮高束，眉目英挺。

嘉言不由地屏息了一瞬。

儘管和十六歲時大不相同，但她一眼就認出了這是齊王蕭遇。

不同於少年時在皇宮裡的精緻白皙，現在的他五官依然出色，但比起美玉，他更

像是一把出鞘的寶劍，冷峻鋒利。

嘉言心念起伏，想到自己現下的困境，下意識就想打個招呼，偏偏嗓子疼痛，她費了好大力氣也只能發出細小的聲響。

闔了闔雙目，嘉言無奈地放下簾子，對自己說：罷了，或許天意如此，不要著急，以後還有機會。

與此同時，馬車外負責押送兩個姑娘的周安迅速翻身下馬，上前參拜，「小人周安，參見齊王。」

「周安？」蕭遇也不下馬，只勒了一下韁繩，「我說呢，誰這般膽大，竟在本王家門外攔本王的去路，原來是駙馬爺身邊的紅人。」

他聲音不高，還帶著點慵懶隨意。

但不知怎麼回事，周安心裡竟打了個突，連忙認真解釋，「王爺說笑了，周安並非要攔王爺去路，乃是奉我家侯爺之命，獻上薄禮恭賀王爺回京。」

他說著便欲呈上一個匣子。

蕭遇揮了揮手，「本王有要事在身，沒功夫陪你囉唆，交給王管家處置吧。」

「駕——」說話間，他驅馬前行，連看一眼那個匣子都不曾，駿馬疾馳，須臾間便將周府這一行人甩至身後。

望著齊王遠去的背影，周安右手抱著匣子，左手撓了撓後腦杓。交給王管家處置？也行。

王管家在老王爺還在時就是齊王府的管家了，平時負責打點齊王府內務，從無差錯，但是今天他遇上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

此刻，他站在院落中央，指著面前兩個姑娘，再一次詢問這位自稱是陽陵侯親信的年輕人，「這就是大長公主和駙馬爺送來的賀禮？」

語氣中是滿滿的不可置信。

尤月清委屈極了，小聲念叨，「我也不想的。」

誰願意被當作禮物送人啊？她是人，又不是東西，被人這般評價，她淚珠子在眼眶裡打轉，差點掉下來。

嘉言悄悄握了握尤月清的手，試圖給她一些安慰。

尤月清扁一扁嘴，想到身邊的同伴被至親當成禮物送人，論起悲慘，比自己更甚，一時之間同情心大起，反握住對方的手。

兩人對視一眼，竟沖淡了一些傷心情緒。

旁人並沒有在意兩個姑娘的小動作，面對王管家的疑問，周安微微一笑，「是，這確實是我家侯爺精心準備的。」

他也覺得有些奇怪，但侯爺做事，自有其用意，照辦便是。

靜默一瞬，周安又補充一句，「方才在王府門口遇見王爺，王爺說了由王管家處置。」

「這我知道。」王管家雙眉緊蹙，頗覺犯難。

問題是不好處置啊！王爺回京以來確實也有舊友派人贈送一些禮物，人情往來嘛，正常得很，藉個由頭回贈一份就是，不過把姑娘當作禮物送過來還是頭一次遇到。王管家尋思，大戶人家之間互贈美人並不罕見，或許還會被人稱作是風流雅事。在他看來，美人美人，既然是能當作厚禮送出去的美人，肯定是精心挑選的，容貌風情無一不美，而眼前這兩位……

一個模樣不錯，可惜是個啞巴，另一個倒有一把極好的嗓子，容貌上卻遜了一籌。是大長公主和駙馬爺沒有更好的人選了？還是覺得王爺久在北疆沒見過世面？或者有其他深意？

永平大長公主是王爺的姑姑，年紀雖輕，輩分卻高，有道是長者賜，不敢辭，王爺讓他處置，應該是留下好生安排的意思吧？不然早就直接打發了。

猶豫再三，王管家終於有了決斷，他輕咳一聲，「小哥兒放心，我定會妥善安排，不負王爺所託。」

「那就有勞了。」周安抱拳施禮後告辭離去。

留下王管家對著兩個姑娘犯了難。

「這樣吧，西側院有兩間房，妳們先去住著。」王管家想了想，「算了，我讓人領妳們過去。」

此時已將近巳時，天越發的熱了，兩個姑娘被帶至西側院。

西側院雖然偏僻，卻是一個納涼的好所在，院中竹影婆娑，一陣清風吹過，帶起陣陣涼意。

齊王府中首次出現「美人」，王管家拿不准應該給她們何種待遇，乾脆只讓人奉上食水，且待王爺回府再詳細安排。

也不知齊王在忙何事，等他回到王府已是黃昏。

上了年紀的王管家一看見他就小跑著上前，「王爺，今日駙馬爺派人送來的禮物怎麼安排呢？還請王爺示下。」

「怎麼安排？放庫房就行。再從庫房裡挑一件用不上的，改天給他還回去。」蕭遇有些驚訝，以前從不見王管家詢問他這種小事。

然而今日王管家聽了他的回答後，神情古怪極了，慢吞吞問：「把兩個姑娘放進庫房裡，不太好吧？」

「什麼？」蕭遇疑心自己聽錯了，「姑娘？」他太陽穴突突跳了兩下，「周景雲派人送來的是兩個姑娘？」

周景雲成婚後和大長公主別府而居，竟然有閒心給他送姑娘？

王管家隱約感覺自己可能做錯事了，他點點頭，輕聲問：「王爺不知道嗎？」

蕭遇還真不知道，白天匆匆一瞥，他只當所謂的禮物是周安手中的匣子，哪裡會想到周景雲給他送女人？

「要不，現在退回去，找個理由婉拒？」王管家很快給出補救措施。

「退回去？那多麻煩。」蕭遇鳳眸微眯，唇角輕揚，「你不是說府裡人手不夠，想添幾個嗎，這不就有現成的了？」

王管家一愣，「這……」

「派人多留意一些。」蕭遇似是漫不經心地續上一句。
他倒要看看，周景雲打的是什麼主意。

Crescent